

扫黄打黑刑侦小说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the lower legs and feet of a group of people walking. They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a bright, white background, creating long, dark shadows. The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a surveillance or forensic photograph.

无颜喝彩

Wu Xu He Cai

易卓奇 著
花城出版社

无须喝彩

易卓奇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须喝彩

易卓奇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10

ISBN 7-5360-3722-8

I. 无 ...

II. 易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702 号

责任编辑: 孙 虹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韶关市粤北印刷厂

(韶关市五里亭)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625 1 插页

字 数 29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22-8/I·3046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花园别墅发生了一起奇特的案子。

说是强奸，或者说轮奸，可被害人陆蒙却没有任何被蹂躏的感觉，没有刻骨铭心的痛恨，没有歇斯底里的痛哭，没有死去活来的喊叫，没有如诉如泣的控诉，没有难以启齿的羞耻，相反，被害者倒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满足和得意，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和激动。她说她受到了歹徒的威胁，同时也得到了歹徒的保护；她遭到了歹徒的蹂躏，同时也从蹂躏中得到满足；她当时有过害怕，却同时感到兴奋和激动。她连自己也不知道是被逼迫还是自觉自愿，是好事还是坏事，要不是朋友拉着她去报案她连案都没打算去报。

此案若说是盗窃，或者说是抢劫，陆家却没有丢失任何东西，尽管门窗被撬开卧室被翻得一片狼藉，陆蒙却得到了一笔意外的财物——一条项链和一个戒指。

一切都叫人不可思议。

刑侦队长秦川和侦察员王小明去花园别墅看了现场访问了被害人，一听到被害人的陈述，秦川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现场不像个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的痕迹，没有指纹，没有足迹，更没有奸后的精液。被害人完好无损，含笑自如，陈述她的被害过程时不仅没有半点羞怯、难过和痛心，反倒像品尝一

道美味佳肴那样悠然自得，像嚼着一口槟榔那样回味无穷，像讲一段浪漫故事那样绘声绘色如数家珍。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这样的受害人？

秦川当了二十年的警察还从来没有遇见过。

据被害人陆蒙反映：案犯一高一矮，都是光头，一个说本地话一个说外地话，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发案的时间是前天下午4点。当时陆蒙正在浴室洗澡，突然听到卧室里有响声，她以为是丈夫出差回来，连衣裤都没穿就披着一块大浴巾一边喊着丈夫的名字一边走出浴室，可刚出浴室门就被一只手捂住了嘴巴，另一个正在翻箱倒柜的蒙面人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就要向她猛刺过来，陆蒙顿时吓得面色惨白，手上抓着的浴巾一下跌落在地，露出一身洁白的裸体。

两个蒙面歹徒几乎在同一时刻被眼前这位赤裸的女人惊呆了：“啊？！”一声惊叫，四只眼睛贪婪地从女人的上身看到下身，又从女人的下身看到上身，来回搜寻，像要寻出通体透明的肌肤上每个毛孔的位置一般。

也许是陆蒙自身的美丽救了自己，高个蒙面歹徒的匕首刺到半空中停住了。

是矮个叫住了他，从高个手里接过匕首，叫他手下留人。

“别急，这么漂亮的女人杀了可惜。”矮个说，然后对陆蒙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小声地却充满淫亵地说：“听着，乖乖地跟我到床上去，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陆蒙没有反抗，没有喊叫，没有推诿，像只温顺的羊羔，怯生生地走到床边躺到了床上，两只特别丰满的乳房一起一伏，充满诱惑力。两个歹徒看到这一切反倒傻了眼，害怕起来，呆呆地站在那里像两块木头，这时的陆蒙倒比谁都主动，自觉，对着矮个喊道：“来呀，还站着干什么？”

矮个这才反应过来，立即疯狂地扑了上去……

案子就这么发生了。轮奸，两只饿狼在陆蒙身上轮番蹂躏，直至精疲力竭像两只泄了气的皮球从床上滚了下来。

他们没有马上离开陆家，歇了阵气，各人抽了根烟，矮个这才突然想起这儿不是他们能呆的地方，忙对高个说走。

高个说不，要不把这个人干脆带走，要不干脆把她干掉，免得以后麻烦。

矮个不同意，把高个推出去说别把事情捅大了，不然了不得难（方言：解决不了问题）。他让高个出去看看动静，自己又爬到陆蒙的身上发泄了一番，然后把刚从陆蒙家柜子里盗来贵重物品全都退还给了陆蒙，还把身上仅有的一根项链和一个戒指丢给了陆蒙，说这是给她的补偿，叫她什么也别说，不然对她没有好处，说完两人扬长而去……

真是要多怪就有多怪，刚刚还是手持屠刀的凶犯现在居然丢下了盗窃的全部财物还倒贴了一条项链和一个戒指，陆蒙受到蹂躏不仅不气不恨，反而有种潜意识的庆幸和满足。这叫什么案子？是盗窃抢劫强奸还是什么别的，侦察员们都被弄得莫名其妙，被弄得糊里糊涂。

作案现场已经面目全非，看不到被强暴的痕迹。案发后陆蒙没有想过要报案，没有想过要抓凶手，没有想过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她只想到要赶快收拾好一屋烂摊子，只想到赶快清理是否被盗走了什么东西，只想到尽快把这件事忘记，尽快恢复屋里的平静，要做得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免得久出未归的丈夫对她怀疑。她赶紧打扫了房间，清理了钱物，结果什么也没丢，不仅如此，居然还多了一根项链和一个戒指。

捧着这两件东西，她有些兴奋又有些害怕。她看了又看，无论从做工还是质地，这两样东西都是上乘之作，是精品。她

的确兴奋，可心里又一直都不踏实，感到害怕，害怕日后会有什么麻烦。半夜睡不着觉就跟玩得要好的朋友打电话说了被奸的经过。朋友说你赶快报案，家里的现场别动。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她才到了公安局。

然而，已经晚了，此时早已白白错过了侦察破案的最佳时期。等秦川他们赶来的时候，陆蒙家里已经整理得井井有条，卧室、客厅、浴室整栋房子都用拖把拖洗过了，指纹、足迹，案发的其他痕迹，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留下，干净得如同迎接国检。秦川还是很耐心，一再询问陆蒙有关案犯的特征。陆蒙却只能翻来覆去地炒着剩饭：高矮，胖瘦，口音，特征，都只能说出个大概，很难提供准确的线索。唯独从矮个的威逼中发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矮个说他是从沙河里出来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叫陆蒙别把这事捅出去，不然以后吃不了兜着走。陆蒙不知道沙河里在哪里，更不知道沙河里是什么地方，秦川却从这一句话中一下看到了破案的希望：这人在沙河里呆过。干了二十年的刑警，秦川当然知道沙河里在哪里，是什么地方，这是流子中的行话，指的就是黄桥看守基地。在这座城市的东郊，有一块方圆数十里的高墙电网，省市劳改、劳教、看守、拘留、收容教育、戒毒等场所全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有条河，就叫流沙河。凡在这里呆过的人都称这里为沙河里。联想到这一高一矮都是光头，秦川马上意识到这两人肯定是从黄桥看守基地出来的，而且很可能刚出来不久，因为他们头上的头发还没有长出。至于这二人是怎么走出监狱之门的现在还不知道，或是劳教劳改期满释放，或是拘留、收容教育，或是戒毒出所，或是越狱在逃？不管那种情况都得迅速调查。秦川决定从此打开缺口，以此为侦破这起奇特案件的突破点。他立即派侦察员王小明、陈刚等人分赴各羁押场所摸底排查。

二

王小明在市看守所调查时发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对象：一个叫吴义，外号草上飞，曾是新洲市最猖獗的车匪路霸、文物走私罪犯，因为多次作案多次被追捕又多次逃跑动作快捷行走如飞而取名草上飞，三十一岁，家住新洲市；另一个叫张春林，三十五岁，广西百色人，系原市委书记白明翰（秦川的岳父）的司机，因为受贿八十万而被捕入狱。这两人于一个月前吃了几块玻璃借到医院抢救之机逃跑了。王小明最初也没特别在意，也就是两个逃犯，可听看守所的同志介绍了两个人的特征之后，就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就是花园别墅强奸案里的犯罪嫌疑人吗？

王小明向看守所要了两张两人的照片，联想起陆蒙的描绘和看守所民警的介绍，越看越觉得这两人像花园别墅的强奸犯罪嫌疑人。他拿着照片风急火燎地跑到陆蒙家里，让陆蒙辨认，陆蒙最初一惊，可很快就平静下来，坚决否认了照片上的两人是强奸她的罪犯。

王小明无可奈何，费了一肚子的心血却什么也不是，非常失望地离开了陆家。

其实，王小明侦察出来的两名逃犯正是强奸陆蒙的那两个犯罪嫌疑人。陆蒙不敢指认两人是担心以后遭人报复，这就注

定了她以后必定是个悲剧性人物。

案情扑朔迷离，一时陷入了僵局……

一个月前，吴义和张春林奇迹般地从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跑了出来。

很奇怪，那天正是刘斌市长视察看守所。

刘市长原本对看守所的规范管理还很满意，视察时不时地点头，不时地夸看守所所长李正亚：“干得好，干得不错，有水平，上了台阶。”可当刘市长看见号子里的张春林之后脸色马上就变了：“怎么这个人还在这里？为什么还不把他处理掉？”

李正亚忙说：“处理了，法院已经判了，这几天就转走。”

刘市长恼怒了：“不像话，一个小小的司机，利用老书记的关系受贿了八十万，老书记的一世英名就毁在了他手里，那次老书记的车祸怎么就没把这个王八蛋给撞了？”

刘市长说的老书记就是指的原市委书记白明翰，秦川的岳父，白微的父亲。半年前一场意外的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司机张春林身负重伤，痊愈后就因受贿进了看守所。

刘市长一看到这人就气愤，说该死的人没死，不该死的人死了，把这个王八蛋换成白书记多好。接着就再三叮嘱李正亚：“你给我听着，这个人一定要严加看守，出了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李正亚连连点头：“是，我们一定严加看管。”

然而，偏偏就在当天晚上，吴义和张春林跑了。

放风的时候，有人听见吴义和张春林窃窃私语：“喂？想不想跑？”

“怎么个跑法？不跑我死定了。”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跟你说了也没用，草上飞，求求你，救救我，我完蛋了。”

“到底怎么回事？你倒是跟我说呀。”

“现在谁也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有人要杀我，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听着，别出声，照我说的去做。”说完吴义跑进屋里，从床下悄悄拿出一个小镜框，走到张春林面前，小声说：“别怕，没事的。”

张春林害怕地：“你要干什么？”

草上飞：“别怕，不会有事的，来，先把这个吃下。”说着把一粒小药丸递给张春林。

张春林懵懂地接过药丸，却不敢吃，草上飞也不多说，自己把一粒药丸一口吞下，再看看张春林。

张春林不再犹豫，也一口吞下药丸。

草上飞立即把玻璃镜框砸烂，抓住玻璃碎片就往嘴里塞，张春林还没动，草上飞催着：“吃呀，再不吃你就真死定了。”

见草上飞拼命吃玻璃，张春林也不再犹豫，抓起地上的玻璃就吃，屋里在押人员看到这场面个个都吓得惊呆，好一阵才喊：“有人吃玻璃啦，有人吃玻璃啦！”

门外的看守民警忙跑来，背着两人送进了医院。

借着小解的机会，草上飞略施小计，两人便双双逃出了医院。

他们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天逃跑？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下能够逃跑成功？那两粒药丸是怎么带进去的？没有人能说清。二人搏命狂奔，直到逃出警方的追堵，逃到郊外的一个山坡上才止住脚步。

草上飞说：“别跑了，没人追了。”

张春林回头看看，除了草上飞什么也没有，便放心地坐在地上，问：“哎，吃下去的玻璃怎么没事呀？”

草上飞：“别问那么多，你不是吃了一粒药丸吗？就是它起的作用，玻璃在肚子里化掉了，什么事也没有。”

张春林感激不尽地跪在草上飞面前，说：“谢谢大哥，你救了小弟一命，小弟终身难忘，请受小弟一拜。”

张春林正要叩头致谢，草上飞把他拦住了，说：“别谢我，我也是受人之托，拿人钱财，替人消灭。”

张春林马上警觉起来，问：“谁叫你来救我？”

草上飞：“你别问，问我也不会告诉你，我救你出来是要从你手里取一件东西。”

张春林紧张起来：“什么东西？”

草上飞：“听说白书记有个笔记本在你手里？”

张春林：“白书记的笔记本？白书记的什么笔记本？”

草上飞：“别装蒜了，你比我更清楚，就是那个关乎某某领导身家性命的笔记本，你把他交出来吧，交出来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张春林惊恐万状：“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草上飞：“别紧张，你不需要弄清楚我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你知道得越多对你越没有好处，你就越危险。”

张春林痛苦地喊着：“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啊？！”一边拼命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草上飞：“你别逼我，我们也算是难兄难弟，我不想出手，我救你的目的就是要把笔记本交出来，你要不交出来我们谁也别想安宁。”

张春林点点头：“好，我带你去拿。”说完趁草上飞不备拔

腿就跑。

草上飞动作迅速，飞起几脚逮住张春林：“啪啪啪！”一顿拳打脚踢，三下五除二就把张春林打趴在地上，揪住张春林的头发说：“还想跑？不看你是我牢友一刀捅死你。说！笔记本在什么地方？！”

张春林无奈，只得说：“我带你去拿。”

他们来到了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张春林领着草上飞进去，拨开一片狼籍的东西，取下墙上的壁画，打开隔墙，找到了一个用钉书机钉好的本子，说：“拿去吧，全部的内容都在里面。”

草上飞兴奋地：“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他随意地翻了翻，立即把本子插进了自己的口袋，不一会儿突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匕首，指着张春林说：“张春林，别怪我无情无义，老板交代过了，笔记本交出来之后你就不能留在这个世上了，我也是无奈。”

张春林把手拦着他：“别急，草上飞，要杀我你也听我把话说完，你仔细看看那个笔记本，你交给别人也是个麻烦。”

草上飞：“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明白点。”

张春林：“你先把匕首放下，等我说完了下手不迟。”

草上飞想想也是，放下了匕首，说：“说，你要再耍花招我对你不客气。”

张春林：“你身上的那份是复印的，真正的笔记本根本就不在这里。”

草上飞惊讶地：“什么？复印的？你要我？”又把匕首划过来了。

张春林已经不害怕了，说：“别动刀，你杀了我更麻烦。你想想，你要拿到一份复印的笔记本给你老板他会原谅你吗，

你不还是要找我？我们只要一分开你上哪儿去找我？你又能活得安稳吗？”

草上飞：“那你还不赶快拿给我？”

张春林：“我把原件藏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了，没人能找到。”

草上飞：“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

张春林：“我知道你要杀我，只要你把笔记本弄到手你就会把我干掉。可你想过没有？你把笔记本交出去的时候你的死期也就到了，凡是看过这个笔记本的老板一个也不会让他留在这个世上，我知道老板叫你拿到笔记本后就把我干掉，你怎么就不想想当你交出笔记本的时候老板不一样会把你干掉？”

草上飞震惊：“啊？！你你你……”“啪！”的一声，匕首掉在地上。

草上飞结结巴巴地：“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你说得对，我们无论谁把白书记的笔记本交出去了都没命，那我们要怎么办？”

张春林：“先找个地方躲躲再说。”

于是，他们在郊外找了间出租屋。

张春林担心地问：“这里行吗？”

草上飞说：“没事，这里是城郊结合部，杀了人都没人管。我们就在这儿住吧，鬼也不会来问。哎，没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没钱，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搞钱，有了钱就什么都好办了。”

张春林：“你能搞到钱？”

草上飞说：“哎，你受贿了八十万全都用光了？”

张春林：“早被没收了，我连用都没舍得用，结果还被搞到牢里去了，真想不过。”

草上飞说：“你外面就没一个人了？关键的时候弄几个钱

都弄不到？”

张春林：“你能露面？你能去找熟人？我们两个不论是谁？只要露面就完蛋了。”

草上飞又气愤又烦躁：“他妈的怎么会弄到这一步？跟丧家犬似的，我真想跟他们拼了。”

张春林：“别冲动，你不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咱们谁也斗不过他们，唯一的路就是躲，逃，离他们远远的，越远越好，可现在我们没钱，寸步难行。”

草上飞：“我有办法，跟着我一块去干吧，包你要什么有什么。”

张春林懵懂地：“啊？！”

.....

这就开始有了陆家的灾难。

三

辨认照片被全盘否定，这使侦破工作难以进行下去。

秦川说不管是不是草上飞和张春林，死马当做活马医，无论如何要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即使不是他们作案，他们也是逃犯，也是必须重点抓捕的对象。

秦川正布置着，一个端庄秀丽的姑娘走了进来，问哪位是秦队长？没等秦川回答，坐在门口的王小明就把姑娘拦住，

问：“你找秦队长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了，是不是来报案的？昨天来了一个强奸的，今天莫非又有人被强奸？姑娘，你别怕，说，谁欺负你了？”

姑娘有些恼怒，说：“你说什么呀，谁是来报案的，谁被强奸了？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我是来报到的。”

报到？报什么到？人们有些惊讶。真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谁都不相信。刑侦队已经有两个女的了，一个牛大姐，当内勤，一个马大姐，做传达，连守大门的位置都占了，再来个女的能干什么？

姑娘交出了报到手续，说她是新分来的公安大学的毕业生。秦川便站起来，客客气气地对姑娘说：“你走错门了。”

姑娘说没有错，这不是刑侦队吗？秦川说是刑侦队没错，可我们这里已经严重超编了，你还是回干部处吧，请他们另行安排。

姑娘说不对吧，干部处长说刑侦队还差十个编制，还需要人呢。

哄是哄不过去了，秦川便干脆实话实说，说得让姑娘难以接受。秦川说我们不欢迎你不需要你没有办法安排你。

姑娘一听就有些气愤，说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我也是正儿巴经由组织人事部门分来的，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她也听说过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也知道有分到单位被退回的，到处人满为患，企业不景气，工人下岗，人多得没地方摆，还要什么大学生？可公安机关并非如此呀，警校特别是部属公安院校的毕业生仍然走俏，会至于没人要吗？她自信她还不至于没人肯接收，凭她在公安大学的成绩，凭她在实习时就独当一面破了两起大案受到过公安部表彰的事迹，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今天会沦落到没人接受的地步，何况她多少也是个硕士

研究生，来的时候她满以为她所到的单位一定会热烈欢迎她，会有鲜花掌声微笑等着她。可一切都没有，不仅没有，她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没人要的人，没法安排的人，秦川几句话就把她拒之门外。她仿佛一下掉进了冰窟，全身冰凉，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

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远非她想象的那般庄严。一个封闭的四合院，房舍破旧不堪，已经快不能用了。原本雕龙画凤的柱子已经脱落干净了它的外衣，把整个身子毫无羞耻地裸露在外；墙壁的灰沙已经没了，留下的是张花和尚似的脸，糊里糊涂，连办公桌椅都是军管时期留下的家业，油漆斑驳剥离；两辆四面透风的吉普车发动起来响声如牛，除了喇叭不叫什么都叫。整个队里看不到一点现代气息，与现代化都市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上帝似乎是有意把这里遗忘了，遗忘在文明都市之外。

这儿值得她留恋吗？值得她幻想吗？要不是分配的原因她早就走人了。可现在她不能走，她不能因为自己是女的而被别人赶走，不能让人说不要就不要，要走也要走得体面。

秦川担心又来个刘姥姥，什么事干不了还得要人侍候她，他这队长就没法当了，所以他不要。

老教导员方伯韬说还是别把话说得太绝了，女同志到刑侦队固然会有不方便之处，可有时从工作的角度考虑会更需要。比方说陆蒙被强奸案女同志就比男同志好问些，很多细节男同志不好开口，女同志却很方便。总不能老是到需要的时候又去别的处室请人帮忙，那不是个办法。再说杨蕾来刑侦队是陈局长亲自点名的，我们还能把她往哪里退？

方老革命出了面，话也说到这份上了，秦川不好硬说不要，就对姑娘说：“你真想在刑侦队呆？”

姑娘点点头，说：“我想我能够做个好刑警。”

秦川说：“没听说女孩子在刑侦队不合适吗？”

姑娘说：“没听说，就是听说了我也感觉不到。”

秦川在心里说：“好，我让你嘴硬。”就安排姑娘参加当晚的伏击行动。

当晚的行动就是去医院太平间抓偷死尸身上东西的贼。

临走时秦川还劝姑娘：“还来得及，你要觉得不合适现在就可以走，没人说你不是。”

姑娘说：“你赶我走？”

秦川不再多说，如此这般地布置了太平间抓贼的任务，姑娘的任务就是躲在死尸底下埋伏，一旦小偷进来行窃就把他逮住。

等了大半夜，什么也没看见，太平间里黑漆漆的，姑娘的心都快跳到口里，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是在死人堆里。这可能吗？我有这个胆吗？她问自己。看看旁边僵直的尸体，有的仿佛还没闭上眼睛，还在死死地盯着她。她倒抽一口气，吓得都快叫出声来，可又不敢出声，一出声任务就砸了。她只好忍着，在心里骂那个秦队长太损，怎么一来就叫她这个新口子蹲太平间，就叫她一个姑娘家躲在死人堆里，缺不缺德？可仔细一想这能怪谁呢？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你怨谁？谁都不能怨，好好呆着吧。于是就不断地鼓励自己别怕，不能怕，要挺住，一定要挺住，千万别趴下。当她在惊慌、恐惧、害怕和无奈中度过了大半夜之后，听见火车站的钟声响了五下，太平间的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黑影闪了进来，姑娘看见两只脚像幽灵一样走来，那一瞬间她颤抖得都快窒息了，她咬紧牙关极力控制自己。

黑影移近，就在她的眼前停下，那两只脚近在咫尺，可她